醒世恒言


只因一局棋藏手
笑了三生男女緣


醒世恒言
卷七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世事紛紛一局棋　輸贏未定兩爭持
須臾局罷棋收去　畢竟誰贏誰是輸

這四句詩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世局千騰萬變。轉盼皆空。政如下棋的較勝爭強。眼紅喉急。分明似孫龐鬪智。賭個你死我活。又如劉項爭天下。不到烏江不盡頭。及至局散棋收。付之一笑。所以高人隱士。往往寄興棋枰。消閒玩世。其間吟咏。不可勝述。只有國朝楊道榮狀元應制詩做得甚好。詩云

兩君相敵立雙營　坐運神機決死生
十里封疆馳駿馬　一川波浪動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　漢將旌旗逼楚城
興盡計窮征戰罷　松陰花影滿棋枰

此詩雖好，又有人駁他說虞姬漢將二聯是個套話，第七句說興盡計窮，意趣便蕭索了，應制詩是進御的，聖天子重瞭觀覽，還該要有些氣象，同時　洪熙皇帝御製一篇，詞意宏偉，迥出尋常，詩曰

二國爭強各用兵　擺成隊伍定輸贏
馬行曲路當先道　將守深營戒遠征

乘險出車收散卒　隔河飛砲下重城
等閑識得軍情事　一着功成定太平

今日爲何說這下棋的話，只爲有兩個人家，因這幾着棋子，遂爲莫逆之交，結下兒女姻親，後來變出花錦般一段說話，正是

夫妻不是今生定　五百年前結下因

話說江西分宜縣，有兩個庄戶人家，一個叫做陳青，一個叫做朱世遠，兩家東西街對面居住，論起家事，雖然不算大富長者，靠祖上遺下些田業，儘可溫飽有餘，那陳青與朱世遠，皆在四旬之外，累代隣居，志

同道合都則本分爲人不管閒事不惹閒非每日與了酒飯出門相見只是一般象棋消悶遣日有時迭爲賓主不過清茶寡飯不設酒餚以此爲常那些三隣四舍閒時節也到兩家來看他下棋若要其中有個三老壽有六旬之外少年時也自歡喜象戲下得頗高近年有個火症生怕用心動火不與人對局了日常無事只以看棋爲樂早晚不倦說起來下棋的最怕傍人觀看常言道傍觀者清當局者迷倘或傍觀的口嘴不緊遇煞着處溜出半句話來贏者反輸輸者反贏欲待發惡不爲大事欲待不說悲又忍氣

不過所以古人說得好，

觀棋不語眞君子　把酒多言是小人

可喜王三老偏有一德，未曾分局，將絕不多口，到勝負已分，却分說那一着是那手，所以贏，那一着是後手，所以輸。朱陳二人到也喜他講論，不以爲厭。一日朱世遠在陳青家下棋，王三老亦在座，吃了午飯，重整棋枰，方欲再下，只見外面一個小學生走將進來，那學生怎生模樣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光着靛一般的青頭，露着玉一樣的嫩手，儀容清雅，步履端詳，却疑天上仙童，

不信人間小于

那學生正是陳青的兒子，小名多壽，抱了書包從外而入，跨進坐啓，不慌不忙，將書包放下椅子之上，先向王三老叫聲公公，深深的作了個揖。王三老欲待回禮，陳青就座上一把按住道：你老人家不須多禮，却不怕折了那小廝一世之福。王三老道：說那里話，口中雖是恁般說，被陳青按住，只把臂兒略起了一起，腰兒略曲了一曲，也算受他半禮了。那小學生又向朱世遠叫聲伯伯，作揖下去，朱世遠還禮時，陳青却是對坐，隔了一張桌，不便拖拽，只得也作揖相

陪小學生見過了二位尊客纔到父親跟前背唸立起身來禀道告爹爹明日是重陽節日先生放學回去了直過兩日纔來分付孩兒回家不許頑耍限着書還要讀哩說罷在椅子上取了書包端端正正走進內室去了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天然有禮數口中誇獎不絕王三老便問令郎幾歲了陳青應答道是九歲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倏忽之間已是九年真個光陰似箭爭教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這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

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漢多
只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
時有個朱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為婚姻。如今你
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
我見。有何不美。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
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
就。小子再無別言。陳青道。既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
是男家。有何推托。就煩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
個黃道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倘日子老夫便當登
門。今日一言為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吃幾杯

見成喜酒不用謝媒陣青道我說個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親家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爲媒纔好乃請竈君皇帝往下界大說親人皇見了竈君大驚道那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竈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的王三老和朱世遠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到晚方散

只因一局輸贏子　定了三生男女緣

次日重陽節無話到初十日王三老擇了一件新開摺的色衣到朱家說親朱世遠巳自與渾家柳氏說過誇獎女婿許多好處是日一諾無辭財禮並不計

較他日嫁送稱宋之有餘。各不費備便了。王三老郎將此言回復陳青。陳青甚喜。擇了個和合吉日。下禮爲定。宋家將庚帖回來。與了一日喜酒。從此親家相稱。仍先下棋來往。時光迅速。不覺過了六年。陳多壽年一十五歲。經書皆通。指望他應試登科。及第光耀門婿。何期運限不佳。忽然得了個惡症。叫做癩。初時只道疥癬。不以爲意。一年之後。其疾大發。形容改變美得不像模樣了

肉色焦枯。皮毛皺裂。渾身毒氣。發成斑駁奇瘡。遍體虫鑽。苦殺晨昏搔癢。任他凶疥癬。只比三分不是

是大麻瘋居然一樣粉孩兒變作蝦蟆樣少作郎活像老龜頭抓爬十指帶膿腥潑潑一身皆惡臭陳壽聞生得這個兒子把做性命看成見他這個模樣如何不慌連象棋也沒心情下了求醫問卜燒香設願無所不爲整整的亂了一年費過了若干錢鈔病勢不曾減得分毫老夫妻兩口愁悶自不必說朱世遠爲着半子之情也一般着忙朝暮問安不離門限延挨過三年之外絕無個好消息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在家裡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能臭起來為甚忙忙的

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卻怎麼好索性那癩蝦蟆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年紀看看長成嫁又嫁他不得賴又賴他不得終不然看著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龜一力攛掇害了我女兒終身把王三老千烏龜爲烏龜的駡哭一番駡一番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憑他夾七夾八自駡自止並不敢開言一日柳氏偶然收拾櫥櫃于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怒又駡起丈夫來道你兩個老忘八只爲這幾着象棋上說得着對了親斷了我女兒終身要留這禍胎怎

的一頭說一頭走到門前把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棋盤也拼做幾片來燒這是本分之人見渾家性擱他不住洋洋的躲開去了女兒多禍又怕惹不好來歟任他絮聒倒不耐煩方纔罷休自古道

隔墻須有耳　窗外豈無人

那氏鎮日在家中罵棋人罵老公陳青已自曉得些風聲將信未信到滿街撒了棋子不是甚意故陳青心下了了與渾家張氏兩口兒商議道以巳之心度人之心我自家嫌氣兒子生了這惡疾眼見得不能痊可知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兒伴這癩子做夫妻真是

罪過。料女兒也必然悲傷。便强他進門。終不和睦。難指望孝順。當初定這房親事。都是奴情願。不曾費甚大財。千好萬好。總只一好。有心好到底。不休得為好成歎。從長計較。不如把媳婦庚帖送還他家。任他別締良姻。倘然皇天可憐我孩兒有病痊之日。那沒有老婆。好歹與他定房親事。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目。哭哭啼啼。絮絮聒聒。我也于心何忍。計議已定。欲到王三老家來。王三老正在門首同幾個老人家閒坐自話。見陳青到。慌忙起身作揖。問道。令郎兩日好些好些。陳青搖首道。不濟。正有句話要與三老商議

三老到寒舍一行王三老連忙隨着陳青到他家坐啓內分賓坐下獻茶之後三老便問大郎有何見教陳青將自已坐椅挨近三老四膝相湊吐露衷腸先叙了兒子病勢如何的利害次叙着朱親家夫婦如何的抱怨這句話王三老那也聞知一二口中只得包攬只怕沒有此事陳青道小子豈敢亂言今日小子到也不枉敝親家只是自已心中不安情願將庚帖退還任從朱宅別選良姻此係兩家穩便並無勉强王三老道只怕使不得老漢只管撮合那有拍開之理足下異日翻悔之時老漢那當不起陳青道此

事已與拙荆再四商量過了，更無翻悔，就是當先行過須薄禮，也不必見還。王三老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聘也必然還璧，但吉人天相，令郎尊恙，終有好日，還要三思而行。陳青道：就是小兒僥倖脫體，也是水底撈針，不知何日到手，豈可擔閣人家閨女？說罷，袖中取出庚帖，遞與王三老，眼中不覺流下淚來。王三老亦自慘然道：既是大郎主意已定，老漢只得奉命而行。然雖如此，料令親家是達禮之人，必然不允。陳青收淚而答道：今日是朱某自己情願，非令親家相逼。若令親家尊駕之賢，全仗三老美言一聲，說陳某

中心計較不是處情三老連聲道領命領命當下起身到丁朱家朱世遠迎接講禮而坐未及開言朱世遠連聲喚茶道也有個緣故那柳氏終日在家中千烏龜萬烏龜指名罵媒人王三老耶然不聞朱世遠那于心有愧只恐三老見怪所以殷勤喚茶誰知柳氏恨殺王三老做錯了媒任丈夫叫喚不肯將茶出來此乃婦人小見坐了一會王三老道有何不識進退的話特來與大郎商量先告過切莫見怪原來朱世遠也是行一鄉中都稱他做朱大郎朱世遠道有話儘說你老人家有甚差錯豈有見怪之理王三老

方纔把陳青所言退親之事備細說了一遍此番令親家主意老漢但傳言而已但憑大郎主張朱世遠終日被渾家聒絮得不耐煩也巴不能個一刀兩斷只是自己不好啟齒得了王三老這句言語亦明是朝廷新頒下一道赦書如何不喜當下便道雖然陳親家賢哲誠恐後來翻悔反添不美王三老道老漢都曾講過他主意已決不必懷疑宅上庚帖亦交付在此大郎請收過朱世遠道聘禮未還如何好收他的庚帖王三老道他說些須薄聘不須提起是老漢多口說道既然庚帖返去原聘也該返還朱世遠道

這是自然之理先前受過他十二兩銀子分毫不敢短少還有銀釵二股小女收留容討出一并奉還這庚帖權收在你老人家處王三老道不妨事就是大郎收下老漢暫回明日來領取聘物却到令親家處回話說罷分別有詩爲證

月老繫繩今又解　冰人傳語昔皆訛
分明奸餌王三老　成也蕭何敗也何

朱世遠隨郎入內將王三老所言退親之事述與渾家知道柳氏喜不自勝自己私房銀子也搜括將出來把與丈夫湊足十二兩之數却與女孩兒多福討

那一對銀釵那說那女兒雖然不讀詩書却也天生志氣我侍處得母親三言兩語絮絮聒聒已自心懶意懶今日與他說收釵明知是退親之故並不答應一字徑走進臥房閉上門兒在裏面啼哭未世迭縱是男子之輩見貌辨色已知女孩兒心事對渾家道多福心下不樂想必爲退親之故你須慢慢假他不可造次萬一逼得他緊做出些沒下稍勾當悔之何及柳氏聽了丈夫言語與個去敲那女兒的房門低聲下氣的叫道我兒釵子肯不肯繇你何須使性你且開了房門有話時好好與做娘的講做娘的來

必不依你那女兒執拗不肯開門柳氏進叫了幾次只得拔了門撥叫聲開在這裏了自向几子上氣忿忿的坐了柳氏另掇個几子傍着女兒坐了說道我兒爹娘爲將你許錯了對頭一向愁煩得別家頻退許了一箇倒刊市求之不得那顧乎終無好日可不誤了你終身之事如今把聘叙還了他家恩斷義絕似你恁般容貌倒沒有好人家來求你我兒休要執性快把叙兒出來還了他罷女兒全不做聲只是流淚柳氏假了半晌看見女兒如此模樣又欸欸的說道我兒做爹娘的都只是爲好替你計較你願與

君子見義
小人見利

不願直直的與我兒恁般自苦自知敎爹娘如何過意女兒慣窮道爲好的好要討那釵子也尚早柳氏道阿呀兩股釵兒連頭連脚也重不上二三兩什麼大事若另許個富家金釵玉釵都有女兒道那希罕金釵玉釵從沒見好人家女子喫兩家茶貧富苦樂都是命中注定生爲陳家婦死爲陳家鬼這銀釵我要隨身殉葬的休想還他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柳氏沒奈何只得對丈夫說女兒如此如此這門親多是退不成了朱世遠與陳青肺腑之交原不肯退親只爲渾家絮聒不過所以巳不得撇開落得耳邊

清淨誰想女兒恁般烈性又是一重歡喜便道恁的時休教苦壞了女孩兒你與他說明依舊與陳門對親便了柳氏將此言對女兒說了方纔收淚正是

三冬不改孤松操　萬苦難移烈女心

當晚無話次日朱世遠不等王三老到來探自已走到王家把女兒執意不肯之情說了一遍依舊將庚帖送還王三老只稱難得難得隨即往陳青家回話如此這般陳青退此親事十分不忍聽說媳婦守志不從愈加歡喜連連向王三老作揖道勞動勞動然雖如此只怕小兒病症不痊終難配合此事異日還

要煩三老開言、王三老捏手道、老漢今番說了這一遭、以後再不敢奉命了、閑話休題、却說朱世遠見女兒不肯悔親、在女婿頭上愈加着緊、各處訪問名醫國手、賠着盤纏、請他來看治、那醫家初時來看、定說能醫、連病人服藥、也有些興頭、到後來不見功效、漸漸的懶散了、也有討着薦書到來、說大話誇大口、索重謝、寫包票、都只有頭無尾、日復一日、不覺又捱了二年有餘、醫家都說是個癱疾、醫不得的了、多壽嘆口氣、請爹媽到來、含淚而言道、丈人不允退親、訪求名醫用藥、只指望我病有痊可之期、如今服藥無効、

眼見得沒有好日不要擔誤了人家兒女孩兒決意要
退這頭親事了陳青道前番說了一場你丈人丈母
都肯只爲你媳婦執意不從所以又將庚帖送來多
壽道媳婦若曉得孩兒願退必然也放下了媽媽張
氏道孩兒且只顧自家身子休牽掛這些閒事多
壽道退了這頭親孩兒心下到放寬了一件陳青道
待你丈人來時你自與他講便了說猶未了門發報
道朱親家來看女婿媽媽躲過陳青邀入內書房中
多壽與丈人相見口中稱謝不盡朱世遠見女婿三
分像人七分像鬼好生不悅茶罷陳青推故起身多

好人多被鄙人所低

壽吐露衷腸，竟是自家病勢不痊，難以完婚，決要退親之事。袖中取出柬帖一幅，乃是預先寫下的四句詩。朱世遠展開念道

命犯孤辰惡疾纏　好姻緣是惡姻緣
今朝撒手紅絲去　莫誤他人美少年

原來朱世遠初次退親，甚非本心，只爲渾家逼迫，不過。今番見女婿恁般病體，又有親筆詩句，口氣決絕，不覺也動了這個念頭，口裏雖道說那里話，還是將息貴體要緊，却把那四句詩摺好，藏于袖中，即便扯身作別。陳青在坐，啓下接着，便道適纔小兒所言，出

于玉誠，望親家秀岡勸諭令愛，俯從則個。庚帖仍舊糾纏，朱世遠道，既然賢壻梓淳諒分府，權時收下再容奉復，陳青送出門前，朱世遠回家，將女壻所言與渾家說了，柳氏道，既然女壻不要媳婦時，女孩兒守他，也是枉淡，你把詩意解說與女兒聽，料他必然回心轉意，朱世遠真個把那庚帖，遞與女兒，說陳家小官人病體不痊，親口向我說，決要退婚，這四句詩便是他的休書，我兒也自想終身之事，休得執迷，多福看了詩句，一言不發，回到房中，取出筆硯，就在那詩後也寫四句，

運衰雖然惡疾纏　一姻緣到底是姻緣
從來婦道當從一　敢惜如花美少年

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揚千里只爲陳小官人家不要媳婦親口回絶了丈人這句話就傳揚出去就有張家嫂李家婆一班撮合山養家的拔了若干表號到朱家議親說的都是名門冨室聘財豐盛雖則媒人之口不可盡信却也說得柳氏肚裏熱蓬蓬的分明似錢玉蓮母親巴不得登時撇了王家許了孫家誰知女兒多福心如鐵石並不轉移看見母親好茶好酒欵待媒人情知不爲別件丈夫病症又不

老爹媽又不容守節左思右筭不如死了乾淨良聞
燈下取出陳小官人詩句放在卓上反覆看了一回
約莫哭了兩個更次乘爹媽睡熟解下束腰的羅帕
懸梁自縊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此際已是三更時分也是多福不該命絕朱世遠在
睡夢之中恰像有人推醒耳邊只聞得女兒嗚咽的
哭聲唤了一驚擦一擦眼睛搖醒了渾家說道適纔
聞得女孩兒啼哭莫非做出些事來且去看他一看
渾家道女孩兒好好的睡在房裡你卻說鬼話要看

時你自去看老娘夢醒覺裡朱世遠披衣而起黑暗裡開了房門摸到女兒臥房門首雙手推門不開連喚幾聲女孩兒全不答應只聽得喉間痰響其聲異常當下心慌儘生平氣力一腳把房門踢開只見桌上殘燈半明不滅女兒懸梁高掛就如走馬燈一般團團而轉朱世遠喫這一驚非小忙把燈兒剔明高叫阿媽快來女孩兒縊死了柳氏夢中聽得此言猶如冷水淋身穿衣不及馱了被兒就哭兒哭肉的跑到女兒房裡來朱世遠終是男子漢有些智量早已把女兒放下抱在身上將膝蓋緊緊的抵住後門幾

縊的解開頭上的死結用手輕摩柳氏一頭打寒顫一頭叫喚約莫半個時辰漸漸醒返魂回微微將氣柳氏口稱謝天謝地重到房中等了衣服燒起熱水來灌下女兒喉中漸漸甦醒睜開雙眼看見爹媽在前放聲大哭爹媽道我兒螻蟻尚且貪生怎的做此短見之事多福道孩兒一死便得完名全節又喚轉來則甚就是今番一死過和早少不得是一死到不如放孩兒早去也省得爹媽費心只如當初不曾養下孩兒一般說罷哀哀的哭之不已朱世遠夫妻兩口再三勸解不住無可奈何比及天明朱世遠教渾

家嬸伴女兒在床歇息自已徑到城隍廟裡去抽籤籤語云

時運未通亨　年來禍害侵
雲開終見日　福壽自天成

細詳籤意前二句已自准了第三句雲開終見日是否極泰來之意末句福壽自天成女兒名多福女婿名多壽難道陳小官人病勢還有好日一夫一婦天然成配心中好生委決不下回到家中渾家兀自在女兒房裡坐着看見丈夫到來慌忙搖手道不要則聲女兒纔停了哭睡去了朱世遠夜來腸斷之時看

此先民害 若一事成 合生與節 附詩亦來 此亦然

見桌上一幅東粘紙殿觀看只將取而觀之原來就是女婿所寫詩句殺面又有一詩說得女兒之節誼了一遍嘆口氣道真烈女也為父母者正當玉成其美豈可以非禮强之遂將娥陞廟義詞說與渾家道福壽天成神明嘿定若私心更改臣天必不後祇況女孩兒吟詩自甘求死不求生我們如何看守得他了且倘然一個眼蹉女兒死了明䏻堅貞不義之名反作一場笑話據吾所見不如把女兒嫁與陳家一來表得我們好情二來遂了女兒之意也省了我們干紀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柳氏被女兒嚇壞了心頭

兀自笑笑的、蹺便答應道、隨你做主、我管不得這事、朱世遠道、此事還須央王三老、誰事有湊巧、這朱世遠走出門來、恰好王三老在門首走過、朱世遠就迎住、下請到家中坐下、將前後事情細細述了一遍、如今欲把女兒嫁去、特求三老一言、王三老道、老漢曾說過、只管撮合、不管撒開、今日大郎所言、是仗義之事、老漢自當効勞、朱世遠道、小女見了小婿之詩、曾和得一首、情見乎詞、若還彼處推托、可將此詩送看、王三老接了柬帖、即便起身、只爲兩親家緊對門居住、左脚跨出了朱家、右脚就跨進了陳家、甚是方

使陳青聽得王三老到來只認是退親的話慌忙迎接問道三老今日光降一定朱親家處有言王三老道正是陳青道今番退親川了小兒情願親家那邊料無別說王三老道老漢今日此來不是退親却是要做親陳青道三老休要取笑王三老就將朱女兒如何尋死他爹媽如何心慌留女兒在家恐有不測情願送來伏侍小官人老漢想來此亦兩便之事令親家處脫了赤紀發其美名你賢夫婦又得人幇助令郎早晚也有個着意之人照管豈不美哉陳青道雖承親家那邊美意還要問小兒心下允否王三

天譴一層然後說出有人善爲全提說一並以婦得二也又得安心三也對姑有助四也丈夫有人五也陳郎有幫分也

老就將柬帖所和詩句呈與陳青道令媳和得有令郎之詩他十分烈性令郎若不允從必然送了他性命豈不可惜陳青道早晚便來回復當下陳青先與渾家張氏商議了一回道媳婦如此烈性必然賢孝得他來貼身看覷夫婦之間比爹娘更覺周備萬一度得個種時就是孩兒無命也不絕了我陳門後代我兩個做了主不怕孩兒不依當下雙雙兩口到書房中對兒子多壽說知此事多壽初時推却及見了所和之詩頓口無言陳青已知兒子心肯回復了王三老擇下吉日又送些衣飾之類那邊多福知是陳

門來，忍安意肯，至期笙簫鼓樂，娶過門來。街坊上聽說陳家癩子做親，把做新聞傳說，道：「癩蝦蟆也有喫天鵝肉的日子。」又有刻薄的閒漢，編成口號四句：

伯牛命短偏多壽，嬌香女兒偏逐臭。
紅綾被裏合歡時，粉花香與膿腥鬭。

閒話休題。却說朱氏自過門之後，十分和順。陳小官人全得他殷勤伏侍。怎見得：

着意殷勤，盡心伏侍。熬湯煎藥，果然味必親嘗；早起夜眠，真個衣不解帶。身上東疼西癢，時時撫摩；衣裳血臭膿腥，勤勤煎洗。分明傅母育嬌兒，只少

開胸臀孔又似病姑逢孝婦每思割股烹羹雨雲休想欲娶歲月皆斷勞苦嗔嬌妻有名無實懽美婦少樂多愁如此兩年公姑無不歡喜只是一件夫婦日間孝順無比夜裡各被各枕分頭而睡並無同衾共枕之事張氏欲得他兩個配合雌雄却又不好開言忽一日進房見媳婦不在便道我兒你枕頭髒髒了我拿去與你拆洗又道被兒也髒髒了做一包兒拖了出去只留一床被一個枕頭在床明明要他夫婦二人共枕同衾生兒度種的意思誰知他夫婦二人肚裡各

一對志願那有看見夫婦如何

自有個主意瞞小官人肚裏道自己十死九生之人不是個長久夫妻如何又去汚損了人家一個閨女朱小娘子肚裡又道丈夫恁般病體血氣全枯怎禁得女色相侵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分頭而睡是夜只有一床被一個枕却都是朱小娘子的臥具每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自己燈下趲做針指直待公婆都睡了方纔就寢當夜多壽與母親討枕被張氏推道漿洗未乾明明同宿一夜罷朱氏將自己枕頭讓與丈夫安置多壽又怕汚了妻子的被窩和衣而臥多福亦不解衣依舊兩頭各睡次日張氏曉

代婦也

難得糾纏

得了反將媳婦做格不去勾搭兒子幹事把一團美意有做不良之心捉雞罵狗言三語四影射的發作了一場朱氏是個聰明女子有何難解惟恐傷了丈夫之意只做不知暗暗偷淚嚥小官人也早會得了幾分甚不過意如此又捱過了一個年頭當初十五歲上得病十六歲病凶十九歲上退親不允二十一歲上做親自從得病到今將近十載不生不死甚是悶人聞得江湖新到一個算命的瞎子叫做靈先生甚肯直言央他推算一番以決死期遠近原來陳多壽自得病之後自嫌醜陋不甚出門今日特為算命

是說從來星家半准不准求斷豈言

整整衣冠，走到靈先生舖中來，那先生排成八字，推了五星運限，便道：這貴造是宅上何人？先告過了，若不見怪，方敢直言。陳小官人道：但求據理直言，不必忌諱。先生道：此造四歲行運，四歲至十三，童限不必說起。十四歲至二十三，此十年大忌諱，犯惡疾，不死不生，可曾見過麼？陳小官人道：見過了。先生道：前十年雖是個木缺，還跳得過；二十四到三十三，這一運更不好，船遇危波亡槳舵，馬逢峭壁斷韁繩，此乃夭折之命。有好八字內第一個，此命不足道也。小官人聞言，惕然無語，忙把命金送與先生，作別而行，腹內

尋思、不覺淚下、想著那先生笑我前十年已白過了、後十年運限更不好、一定是難過、我死不打緊、可憐賢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並無一毫之好、如今又連累他受苦、怎的我今苟延性命、與死無二、便多活幾年、沒甚好處、不如早早死了、出脫了娘子、也得他趁少年美貌、別尋頭路、此時便萌了個自盡之念、順路到生藥鋪上、贖了些砒霜、藏在身邊、回到家中、不題起算命之事、至晚上床、却與朱氏敘話道、我與你九歲上定親、指望長大來、夫唱婦隨、生男育女、把家當只誰知得此惡症、醫治不痊、惟恐擔悞了娘子終身

所以情願退親感承娘子美意不允拜堂成親雖有三年之外却是有名無實並不敢污損娘子玉體這也是陳某一點存天理處日後陳某死了娘子別選良姻也教你說得嘴响不累你叫做二婚之婦朱氏道官人我與你結髮夫妻苦樂同受今日官人患病即是奴家命中所招同生同死有何理說別選良姻這話再也休題陳小官人道娘子烈性如此但你我相守終非長久之計那伏事我多年夫妻之情已自過分此恩料今生不能補報來生定有相會之日朱氏道官人怎說這傷心話兒夫妻之間說甚補報兩

個你對我答足足的說了半夜方罷正是

丈夫只說三分話　今日全拋一片心

次日陳小官人又與丈母敘了許多說話這都是辦了個死宋骨肉之情難割難捨的意思看看至晚陳小官人對朱氏說我要酒喫朱氏道你開常怕發癆不喫酒今日如何要喫陳小官人道我今日心上有些不爽快想酒你與我熱些盪一壺來朱氏為他夜來言語不祥心中雖然疑惑卻不想到那話兒當下問了婆婆討了一壺上好釀酒盪得滚熱取了一個小小杯兒兩碟小菜都放在桌上陳小官人道不用

小杯就是茶甌裝一兩甌到也爽利朱氏取了茶甌守着要斟陳小官人道慢着待我自斟只不喜小菜有菓子討些來下酒把這句話遮開了朱氏揭開壺蓋取出包內紙裹向壺中一傾抵斟兩鍾朱氏走了幾步放心不下回頭一看見丈夫手忙腳亂微微依那老人疑惑恐怕有些蹺蹊忙忙轉來已自呷了一破又斟上第二甌朱氏見酒色不佳按住了既下不容丈夫上口陳小官人道實對你說這酒內下了砒霜我主意要自盡免得累你受苦如今已喫下一甌必然無救索性得我盡醉而死省得費了工夫就罷

又尋思二隴去哭了宋氏道奴家有言在前與你同生同死今既然官人服毒奴家義不獨生遂將酒壺在手骨碌碌哭個罄盡此時陳小官人腹中作耗也顧不得渾家之哭須臾之間兩個做一對兒跌倒那人有詩嘆此事云

病中只道歡娛少　死後方知情義深
相愛相憐相殉死　千金難買兩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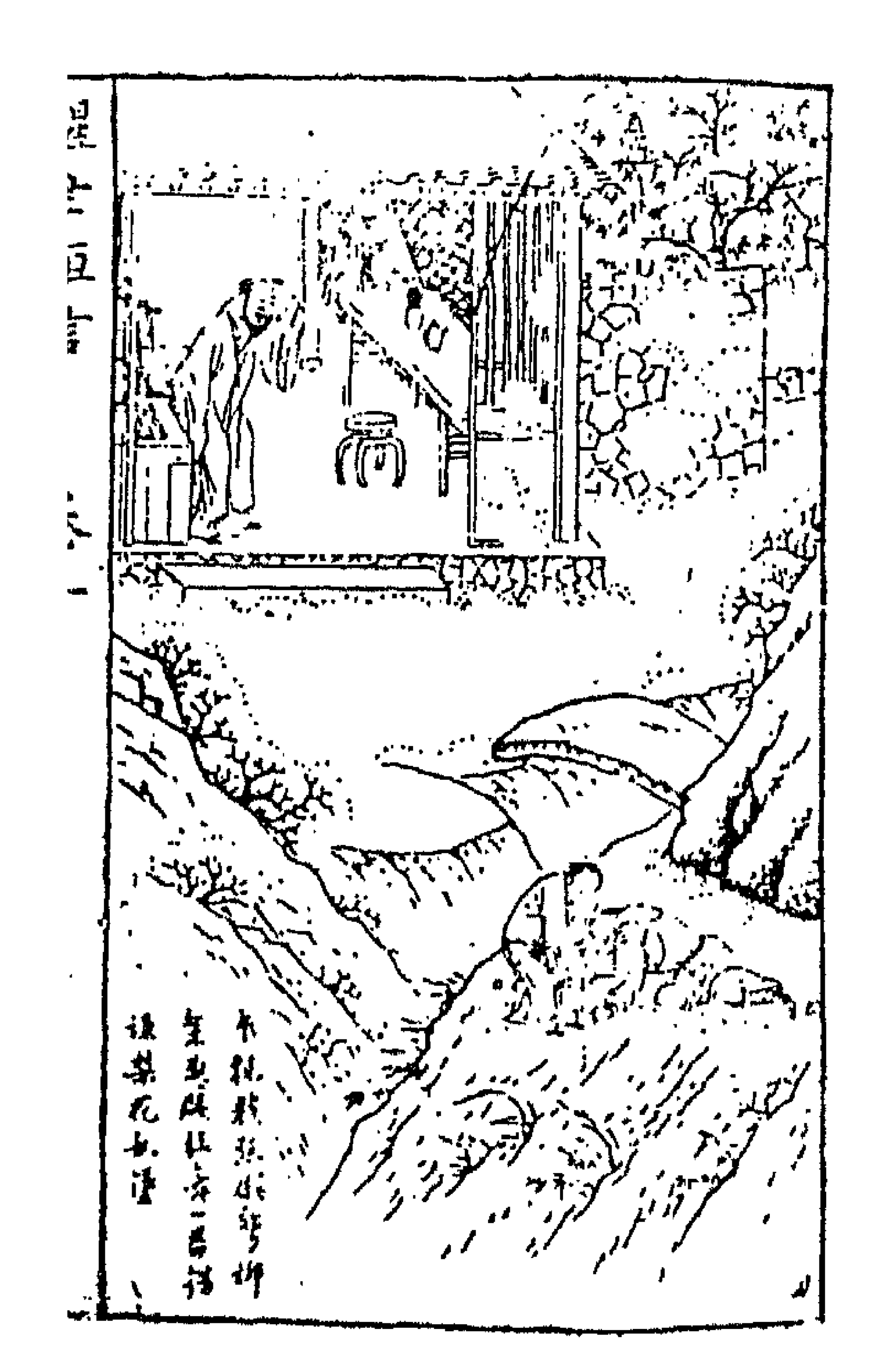
卻說張氏見兒子要吃酒難了一碟巧糖自己送來在房門外便聽得服毒二字哭了一聲三步做兩步走只見兩口兒都倒在地下情知古怪著了個抵料

起屈來陳青走到有酒壺裡面還剩有砒霜平昔曉得一個單方凡服砒霜者將活羊殺了取生血灌之可活也是二人命中有救恰好右隣是個賣羊的屠戶連忙喚他殺羊取血此時朱世遠夫婦都到了陳青夫婦自灌兒子朱世遠夫婦自灌女兒兩個盡得灌下半血登時嘔吐方纔甦醒餘毒在腹中尤自皮膚迸裂流血不已調理月餘方纔飲食如故有這等異事朱小娘子自不必說那陳小官人害了十年癩症請了若干名醫用藥全無功效今日服了毒酒不意中正合了以毒攻毒這句醫書皮膚內迸出了許

多惡血毒氣沒盡連癩瘡漸漸好了比及將息平安瘡痂脫盡依舊顏光面潔肌細膚榮走到人前連自巳爹娘都不認得分明是脫皮換骨再投了一個人身此乃是個義夫節婦一片心腸感動天地所以毒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禍得福破泣爲笑喊醒愚頑鍼詼所謂雲開終見日福壽自天成果有慈天陳多壽夫婦俱往城隍廟燒香拜謝朱氏將所攢銀錢布施作供王三老聞知此事率了三隣四舍提壺挈盒都來慶賀喫了好幾日喜酒陳多壽是年二十四歲重新讀書溫習經史到二十三歲登科三十四歲及第殿

先生說他十年必死之運誰知一生好事偏在這幾年之中從來命之理微妙常人豈能參透言猶未可盡信也所說陳青仲來世速成此親情愈高又下了幾年象棋壽並八十餘而終陳多壽官至僉憲朱氏多福恩愛無比生下一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叫做生死夫妻詩曰

從來美事說朱陳　一局棋枰締好姻
只為二人多節義　死生不解賴神明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衣冠未必皆男子　巾幗如何定婦人
歷數古今多怪事　高山爲谷海生塵

且說　國朝成化年間山東有一男子姓桑名茂是个小家之子垂髫時生得紅白細嫩一日父母教他往村中一个親戚人家去中途遇了大雨閃在冷廟中躲避那廟中先有一老嫗也在內躲雨兩个做一堆兒坐地那雨越下越大出頭不得老嫗看見桑茂標致就把言語調他桑茂也略通些情數只道老嫗

要他幹事臨上交時原來老嫗齎聞到有本錢把發
茂後庭弄將起來事畢兩邊未止桑茂終是孩子家
便問道你是婦道如何有那話兒老嫗道小官我曾
對你說莫要洩漏了他人我不是婦人原是個男子
從小縛做小脚學那婦道粧扮習成低聲啞氣做一
手好針線潛往他鄉假稱寡婦央人引進豪門巨室
行教女眷們愛我手藝便留在家中出入房闈多與
婦女同眠恣意行樂那婦女相處情厚整月留宿不
放出門也有閨女貞娘不肯胡亂的我另有個妙藥
兒將他睡去用水噴在面上他便昏迷不醒任我行

乃似可以

事及至醒來我已得手他自怕羞辱不敢聲張這要多贈金帛送我出門囑付我莫說我今年四十七歲了走過兩京九省到處嬌娘美女同眠同臥隨身貪用並無缺乏從不曾被人識破桑茂這等快活好事不知我可學得麼老嫗道似你官恁般標致扮婦女極像樣了你若肯投我為師隨我一路去我就與你纏腳教導你做針線引你到人家去只說是我外甥女兒得便就有良遇我一發把媚藥方兒傳授與你包你一世受用不盡桑茂被他說得心癢就任坐廟中四拜投老嫗為師也不去訪親訪眷也不去問

就是老嫗消不得許如來粉飾亦示不食遊

爹問娘等待雨止跟着老嫗便走那老嫗一路與桑茂同行同宿出了山東境外就與桑茂三綹梳頭包裹中取女衫換了脚頭纏緊套上一雙窄窄的尖頭鞋兒看來就像个女子改名鄭二姐後來年長到二十二歲上桑茂要辭了師父自去行動師父分付道你少年老成定有好人相遇只一件凡得意之處不可久住多則半月少則五日就要換塲免露形迹還一件做這道兒多見婦人少見男子切忌與男子相近交談若有男子人家須先設法躲避倘或被他看出破綻性命不保切記切記桑茂領教兩下分别後

仍出師父
牙料

不是粗人
亦用得着

來桑茂自稱鄭二娘善能行遊哄騙也走過一京四省所奸婦女不計其數到三十二歲上遊至江西一个村鎮有个大戶人家女眷留住傳他針線那大戶家婦女最多桑茂迷戀不舍住了二十餘日不去大戶有个女壻姓趙是个納粟監生一日趙監生到岳母房裏作揖偶然撞見了鄭二娘愛其俏麗囑付妻子接他來家鄭二娘不知就裏欣然而往被趙監生遂入書房攔腰抱住定要求歡鄭二娘抵死不肯叫喊起來趙監生本是个粗人惹得性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按倒在床上去解他褲襠鄭二娘擋抵不開

被趙監生一手插進摸着了那話兒方知是男人女扮當下叫起家人一索捆翻解到官府用刑嚴訊招稱真姓真名及向來行奸之事汚穢不堪府縣申報上司都道是從來未有之變異據奏聞了部以爲人妖敗俗律所不載擬成凌遲重辟奏不待時可憐桑茂假充了半世婦人討了若干便宜到頭來死于趙監生之手正是

福善禍淫天有理　律輕情重法無私

方纔說的是男人粧女敗壞風化的如今說个女人粧男節孝兼全的來正本恰似

薰蕕不共器、堯桀好相形、
毫釐千里謬、認取定盤星、

這話本也出在　本朝宣德年間有一老者姓劉名德家住河西務鎮上這鎮在運河之旁離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螞蟻一般車音馬跡日夜絡繹不絕上有居民數百餘家邊河為市好不富庶那劉德夫妻兩口年紀六十有餘並無弟兄子女自己有幾間房屋數十畝田地門首又開一个小酒店兒劉公平昔好善極肯周濟人的緩急凡來喫酒的偶然身邊缺錢或少也不

十分計較或有人多把與他他便勾了自己價錢餘下的定然退還分毫不肯苟取有曉得的間道這人錯與你的落得將來受用如何反把來退還對公說我身沒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罰做个無祀之鬼豈可又爲恁樣欺心的事倘然命裏不該時錯得一分到手或是變出些事端或是染患些疾病反用去幾錢卻不到折便宜不若退還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人公平一鎮的人無不敬服都稱爲劉長者一日正值隆冬天氣朔風凛冽彤雲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原來那雪

能穿幃幙，善度簾櫳，作飄數點，俄驚柳絮飛颺；狂舞一番，錯認梨花亂墜。聲從竹葉傳來，香自梅枝遞至。塞外征人穿凍甲，山中隱士擁寒衾。王孫綺席倒金尊，美女紅爐添獸炭。

劉公因天氣寒冷，燙起一壺熱酒，夫妻兩个向火對飲。喫了一回，起身走到門首看雪，只見遠遠一人背着包裹，同个小廝迎風冒雪而來。看看至近，那人撲的一交跌在雪裏，掙扎不起。小廝便向前去攙扶，年小力微，兩个一拖，反向下邊跌去，都滾做一个肉餃兒。爬了好一回，方纔得起。劉公揉摩老眼看時，却是

只這兩小程兄弟見未滿行已有趣

六十來歲的老兒行纏絞腳八搭麻鞋身上衣服甚
是藍縷這小廝到也生得清秀腳下穿一雙小布
靴那老兒把身上的雪兒拂淨向小廝道兒風雪甚
大身上寒冷行走不動這里有酒在此且買一壺來
盪盪寒再行便走入店來向一副座頭坐下把包裹
放在桌上小廝坐于旁邊劉公去燙一壺熱酒切一
盤牛肉兩碟小菜兩副盃箸做一盤兒托過來擺在
桌上小廝捧過壺來斟上一盃雙手遞與父親然後
篩與自己劉公見他年紀有些禮數便問道這位是
令郎麼那老兒道正是小犬劉公道今年幾歲了答

道乳名申兒十二歲了又問道客官尊姓是往那里去的恁般風雪中行走那老兒答道老漢乃是京師能虎衛軍士原籍山東濟寧今要回去取討軍庄盤纏不想下起雪來問主人家尊姓劉公道在下姓劉招牌上近河便是賤號又道濟寧離此尚遠如何不尋个脚力卻受這般辛苦答道老漢是个窮軍那里僱得起脚力只得慢慢的挨去罷了劉大娘川看非只見他單把小菜菜酒那盤牛肉全然不動問道長官父子想都是奉齋麼答道我們當軍的人喫什麼齋劉公道既不奉齋如何不喫些肉兒答道實不

用購身邊盤纏短少喫小菜飯兒還恐走不到家若用了這大菜便去了幾日的口糧怎能得到家裏劉公見他說得恁樣窮苦心中惻然便道這般大雪腹內得些酒肉還可擋得風寒你只管用我這里不算帳罷了老軍道主人家休得取笑那有喫了東西不算帳之理劉公道不瞞長官說在下這里是別家不同若過往客官倘然銀子缺少在下就肯奉承長官既沒有盤纏只算我請你罷了老軍見他當真便道多謝厚情只是無功受祿不當人子老漢轉來定當奉酬劉公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小東西直甚

幾何怎說這奉酬的話老軍方纔牽挽劉公又盛過兩碗飯來道一發吃飽了好行路老軍道忒過分了父子二人正在飢餒之時拿起飯來狼飡虎嚥若俏一飽這纔是

救人須救急　施人須當厄
渴者易爲飲　飢者易爲食

當下吃完酒飯劉公又叫媽媽點兩盃熱茶來吃了下老軍便要開取出銀子來還飯錢劉公連忙推住道剛纔說過是我請你的如何又要銀子恁樣就到像在下說決賣這餐肉了你且留下到前途去盤纏老

軍便住了手，千恩萬謝，背上包裹，作辭起身，走出門外，只見那雪越發大了，對面看不出人兒，被寒風一吹，倒退下幾步。小廝道：爹，這樣大雪，如何行走？老軍道：便是沒奈何，且挨到前途，覓个宿店歇罷。小廝眼中便流下淚來。劉公心中不忍，說道：長官，恁般風寒大雪，着甚要緊，受此苦楚？我家空房牀鋪儘有，何不就此安歇，等天晴了走也未遲。老軍道：若得如此，甚好，只是打攪不當。劉公道：說那里話！誰人是頂着房子走的？快些進來，不要打濕了身上。老軍引着小廝，重新進門。劉公領去一間房裏，把包裹放下，看牀上

時蓆子草薦都有劉公還恐怕他寒冷又取出些稻草來放在上面老張打開包裹將出被窩鋪下此時天氣尚早準備好了同小廝走出房來劉公已將店面關好同媽媽向火看見老軍出房便叫道長官你若冷這裏有火在此烘一烘煖活也好老軍道好到妨只是媽媽在那裏恐不穩便劉公道都是老人家了不妨得老軍方纔同小廝走過來坐于火邊那時比前又加識熟便攀起話來說道劉公怎麼只有老夫妻兩位想是令郎們另居麼劉公道不瞞你說老拙夫妻今年都痴長六十四歲從來不曾生育那裏得

有兒子老軍道何不承繼一个伏侍你老年也好劉公答道我心裏初時也欲得如此因常見人家承繼來的不得他當家替力反惹閑氣不如沒有的到得清淨總要時急切不能有个中意的故此休了這念頭若得你令郎這樣一个却便好了只是如何得能勾兩下閒話一回看看已晚老軍討了个燈火[illegible][illegible]安置劉公兒子到客房中來安歇對兒子說兒今日天幸得遇這樣好人若沒有他時凍也要凍死了明日莫管天晴下雪早些走罷打攪他心上不安小廝道爹說得是父子上牀安息不想老軍受了些風寒到

下半夜火一般熱起來口内只是氣喘討湯水喫這
小厮家夜晚間又在各店裏那處去取巳到天明起
來開房門看時那劉公夫妻還未曾起身他又不敢
驚動原把門兒拽上守在床前少頃聽得外面劉公
咳嗽聲响便開門走將出來劉公一見便道小官兒
如何起得恁早小厮道告公公得知不想爹爹昨夜
忽然發起熱來口中不住叫喊要討口水喫故此起
得早些劉公道阿呀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這冷水
怎麼喫得待我燒些熱湯與你小厮道怎好又勞公
公劉公便教媽媽燒起一大壺滾湯劉公送到房裏

真媽周心也希行實不可

小厮扶起來喫了厮捉老單睜眼觀看見劉公在旁詢道勞為你老人家怎生報答劉公走近前道你恁般說你且安心自在蒸熱了發出些汗來便好了小厮放倒下去劉公便扯被兒與他蓋好見那被兒單薄說道可知道着了寒如何這被恁薄怎能發得汗出媽媽在門口聽見即去取出一條人絮被來道老官兒有被在此你與他蓋好了這般冷天氣不是當耍的小厮便來接去劉公與他蓋得停當方纔走出少頃梳洗過又走進來問可有汗麼小厮道伏綫樸時並無一些汗氣劉公道若沒有汗這寒氣是感得

重的了須請个太醫來用藥救他轉汗出來方好不然這風寒怎能勾醫好小厮道公公身伴無錢將何請醫服藥劉公道不消你費心有我在此小厮聽說即便叩頭道多蒙公公厚恩救我父親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為犬馬償恩劉公連忙扶起道快不要如此你在此安歇我便是親人了只恐坐觀你自去房中伏侍老漢與你迎醫其日雪止天霽街上的積雪被車馬踐踏盡為泥濘有一尺多深劉公穿个木屐出街頭望了一望復身進門小厮看見劉公轉來只道不去了噙着兩行珠淚方欲上前相問只見劉公

從後屋裏出个驢兒騎了出門而去小廝方纔放心
且喜太醫住得遠近不多時便到了那太醫也騎个
驢兒家人背着藥箱隨在後面到門首下了劉公請
進堂中喫過茶然後引至房裏此時老軍已是神思
昏迷一毫人事不省太醫診了脉說道這是个雙感
傷寒風邪已入于膝理傷寒書上有兩句歌云

兩感傷寒不須治　　陰陽毒過七朝期

此乃不治之症料个賢家便要說這可以救得學生
是老實的不敢相欺這病下藥不得了小廝見說落
得淚如雨下拜倒在地上道先生可憐我父子是个

異鄉之人怎生用帖藥斷得性命決不忘恩太醫扶起道不是我作難其實病已犯實教我也無奈劉公道先生常言道藥医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你且不要拘泥古法儘着自家意思大了膽医去或者他命不該絕就好了也未可知萬一不好決無歸怨你之理先生道既是長者恁般說且用一帖藥看若喫了發得汗出便有可生之機速來報我再將藥與他喫若没有汗時這病就無救了不消來覆我教家人開了藥箱撮了一帖藥遞與劉公道用生姜為引快煎與他喫這也是萬分之一莫做指望劉公接了藥便

去討出一百文錢遞與太醫道些少藥資權爲利市太醫見不肯受而去劉公夫妻兩口親自把藥煎好將到房中與小厮相幫扶起喫了把被沒頭沒腦的蓋下小厮在傍守候劉公因此事忙亂一朝把店中生意都擔擱了連飯也沒工夫去煮直到午上方喫早膳劉公去喫小厮喫飯那小厮見父親病重心中慌急那里要喫再三勸慰纔喫了半碗看看到晚摸那老軍身上並無一些汗點那時連劉公也慌張起來又去請那太醫時不肯來了捱捱到第七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

可憐那小厮中見哭倒在地、劉公夫婦見他哭得悲切、也渧泪交流、扶起勸道、方小官、死者不可復生、哭之無益、你且將息自己身子、小厮雙膝跪下、哭告道、兒不幸、前年喪母、未曾入土、故與父親歸原籍求取些銀兩來殯葬、不想逢此大事、路途艱楚、得遇恩人賜以酒飯、留宿在家、以爲萬千之幸、誰料皇天不祐、父忽驟病、又蒙恩人延醫服藥、日夜看覷、勝如骨肉、只指望痊愈之日、圖報大恩、那知竟不能起、有負盛意、此間舉目無親、囊乏錢鈔、衣棺之類、料不能措、欲

承恩人借數尺之土把父骸掩蓋兒情願終身爲奴僕以償大德不識恩人肯見允否說罷拜伏在地劉公扶起道小官人休慮這送終之事都在于我豈可把來藁葬小厮見說拜道得求隙地埋骨已出望外豈敢復累恩人實心懷銘此恩此德教兒將何補報劉公道這是我平昔志願那望你的報償當下忙忙的取了銀子便去買辦衣衾棺木喚兩个土工來收拾入殮過了又備羹飯祭奠焚化紙錢那小厮悲慟自不必說就擡到屋後空地上埋葬好了又立一个牌額上寫龍虎衛軍士方勇之墓諸事停當小厮向

劉公夫婦叩頭拜謝過了兩日劉公對小厮道我欲要教你回去訪問親族求撥喪歸鄉又恐怕你年紀幼小不認得路途你且暫住我家侭有識熟的在此經過托他帶回故鄉然後徐圖運柩回去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小厮跪下泣告道兒受公公如此大恩地厚天高未曾報得豈敢言歸且恩人又無子嗣兒雖不才倘蒙不弃收充奴僕朝夕伏侍少効一點孝心為一恩人百年之後亦堪為墳前拜掃之人那時到京取回先母遺骨同父旅葬于恩人墓道之側永守于此這便是兒之心願劉公夫婦大喜道若得你肯

如此乃天賜與我為嗣豈有為奴僕之理今後當以父子相稱小廝道既蒙收留即今日就拜了爹媽便扱兩把椅兒居中放下請老夫婦坐了四雙八拜認為父子遂改姓為劉劉公又不忍沒其本姓就將方字為名喚做劉方自此日夜辛勤幫家過活奉侍劉公夫婦極其盡禮孝敬老夫婦也把他如親生一般看待有詩為證

劉方非是親　劉德無子有子
小廝事死事生　老年雖死不死

時光似箭不覺劉方在劉公家裏已過了兩个年頭

時值深秋大風大雨下了半月有餘那運河內的水暴漲有十來丈高下猶如百沸湯一般又緊又急往來的船隻壞了無數一日午後劉方在店中收拾只聽得人聲鼎沸他只道是什麼火發忙來觀看見岸上人挨擠不開都望着河中急走上前看時却是上流頭一隻大客船被風打壞淌將下來船上之人飄溺已去大半餘下的抱桅攀舵號呼哀泣只叫救人那岸上看的人雖然有救撈之念只是風水利害誰肯從井救人眼睜睜看他一个个落水口中只好叫句可憐而已忽然一陣大風把那船吹近岸旁岸上

人一齊喊將好了，須剎撓撓鉤于二十多張，一齊都下，搭住那船，救起十數多人，各自分頭投店內。有一个少年，年紀不上二十，身上被撓鈎摘傷，疼痛行走不動，倒在地下，氣息將絕，尚緊緊抱住一隻竹箱，不肯放捨。劉方在旁，觀畧傷情，觸動了自己往年冬間之事，不覺流下淚來，想道：此人之苦，正與我一般。我當時若沒有劉公時，父子屍骸不知歸于何處矣。這人今日却便沒人佈救了，且回去與爹媽說知，救其性命。急急轉家，把上項事報知劉公夫婦，意欲扶他回家調養。劉公道：此是陰德美事，為人正該如此。劉

媽媽道何不就同他來家劉方道未曾禀過爹媽怎敢擅便劉公道說那里話我與你同去父子二人行至岸口只見衆人正圍着那少年觀看劉公分開衆人挺身而入叫道小官人你掙扎着我扶你到家去將息那少年睜眼看了一看點點頭兒劉公同劉方向前攙扶二个幼年力弱一个老年衰邁全不濟事旁邊轉過一个軒昂的後生道老人家閃開待我來向前一抱輕輕的就扶了起來那後生在右劉公在左兩邊挾住肐膊便走少年雖然說話不出心下却甚明白把嘴努着竹箱劉方道這箱子待我與你

如破是什袖中有物手有人扶亡家矣

馱去把來背在肩上在前開路衆人閃在兩邊讓他們前行隨後便都跟來看內中認得劉公的便道還是劉長者有些義氣這个異鄉落難之人在此這一回並沒个慈悲的肯收留回去偏他一曉得了便挺扶回家這樣人真个世間少有只可惜無个兒子這也是天公沒分曉又有个道他雖沒有親兒那个承繼這劉方甚是孝順比嫡親的尤勝這也算是天報他了那不認得的見他老夫妻自來扶挾一个小廝與他馱了竹箱就認做那少年的親族以後見上人紛紛傳說方纔曉得無不贊歎其義還有沒肚子的

人揣量他那竹箱內有物無物財多財少此乃是人面相似人心不同不在話下且說劉公同那後生扶少年到家向一間客房裏放下劉公叫聲勞動後生自去劉方把竹箱就放在後生之傍劉媽媽連忙去取乾衣與他換下濕衣然後扶在舖上原來落水人喫不得熱酒劉公曉得這道數教媽媽取酸酒略溫一下儘著少年痛飲就取劉方的臥被與他蓋了夜間即教劉方伴他同臥到次早劉公進房來探問那少年已覺健旺連忙掙扎起來要下床稱謝劉公急止住道莫要勞動調養身子要緊那少年便向枕上

叩頭道小子乃垂死之人得蒙公公救援實乃再生父母但不知公公尊姓劉公道老拙姓劉少年道原來與小子同姓劉公道官人那里人氏少年答道小子劉奇山東張秋人氏二年前隨父三考在京不幸遇了時疫數日之內父母俱喪無力扶柩還鄉只得將來火化指着竹箱道奉此骸骨歸葬不想又遭此大難自分必死天幸得遇恩人救我之命只是行李俱失一無所有將何報答大恩劉公道官人差矣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說報答便是為利了豈是老漢的本念劉奇見說愈加感

激將息了兩日便能起身向劉公夫婦叩頭泣謝那劉奇爲人溫柔俊雅禮貌甚恭劉公夫婦十分爱他早晚好酒好食管待劉奇見如此慇懃心上好生不安欲要辭歸怎奈鈎傷之處潰爛成瘡步履不便身邊又無盤費不能行動只得權且住下正是

不緊故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爲家

却說劉方與劉奇年紀相彷情投契合各把生平患難細說二人因念出處相同遂結拜爲兄弟友愛如嫡親一般一日劉奇對劉方道賢弟如此青年美質何不習些書史劉方道弟甚有此志只是無人教導

設使可愛

劉奇道不瞞賢弟說我自幼攻書博通今古指望致身青雲不幸先人棄後無心于此賢弟肯讀書時尋些書本來待我指引便了劉方道若得如此乃弟之幸也連忙對劉公說知劉公見說是個飽學之士肯教劉方讀書分外歡喜即便去買許多書籍劉奇盡心指教那劉方穎悟過人一誦即解日裏在店中看管夜間挑燈而讀不過幾月經書詞翰無不精通且說劉奇在劉公家中住有半年彼此相敬相愛勝如骨肉雖然依傍得所只是終日坐食心有不安此時瘡口久愈思想要回故土來對劉公道多蒙公公夫

蒙厚恩救活殘喘又攪擾半年大恩大德非口舌可謝今欲暫辭公公負先人骸骨歸葬服闋之後當圖報効劉公道此乃官人的孝心怎好阻當但不知幾時起行劉奇道今日告過公公明早就走劉公道既如此待我去覓个便船與你劉奇道水路風波險惡且之盤纏還從陸路行罷劉公道陸路脚力之費數倍于舟且又勞碌劉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步行劉公道你身子怯弱如何走得遠路劉奇道公公寛言說得好有銀用銀無銀用力小子這樣窮人還怕得什麽辛苦劉公想了一想道這也易處便教媽媽

此老夫婦多情之甚此行一字淚痕

整備酒肴與劉奇送行飲至中間劉公泣道老拙虛
官人萍水相逢敘首半年恩同骨肉實是不忍分離
但官人送尊人入土乃人子大事故不好强留只是
自今一別不知後日可能得再見了說罷歔欷不勝
劉媽媽與劉方盡皆淚下劉奇也泣道小子此行實
非得已俟服一滿即星夜就來奉候者勿過悲劉公
道老拙夫婦年近七旬如風中之燭早暮難保恐君
服滿來時在否不可知矣倘若不棄送尊人入土之
後即來看我也是 奇相知之情劉奇道既蒙分付
敢不如命一宿晚景不題到了次早清晨劉媽媽又

整頓酒飯與他吃了劉公取出一个包裹放在卓上又叫劉方到後邊牽出那小驢兒來對劉奇道此驢畜養已久老漢又無遠行少有用處你就乘他去罷省得路上雇倩這包裹內是一床被窩幾件粗布衣裳以防路上風寒又在袖中摸一包銀子交與道這三兩銀子將就盤纏亦可到得家了但事完之後即來走走萬勿爽信劉奇見了許多厚贈泣拜道小子受公公如此厚恩今生料不能報俟來世爲犬馬以酬萬一劉公道何出此言當下將包裹竹箱都裝在生口身上作別起身劉公夫婦送出門首洒泪而別

劉方不忍分舍，又送十里之外，方纔分手。正是

萍水相逢骨肉情，一朝分袂淚俱傾。

驪駒唱罷勞兒發，人在長亭共短亭。

且說劉奇一路夜住曉行，飢餐渴飲，不一日來到山東故鄉，那知去年這場大風大雨，黃河泛溢，張秋村鎮盡皆漂溺，人畜廬舍蕩盡無、極目遙望，將幾十里田地，絕無人煙。劉奇無處投奔，只得寄食旅店。思想欲將骸骨埋葬于此，却又無處依栖，何以營生？須尋了個着落之處，然後舉事。遂往各處市鎮鄉村訪問親舊，一無所遇。住了月餘，這三兩銀子盤費將盡

心下着忙若用完了這銀子就難行動了不如原往河西務去求恩人一搭空地埋了骨殖傍在彼處還是个長策筭還店錢上了生口星夜趕來到了劉公門首下了生口看時只見劉方正在店中手裏拿着一本書見在那裡覩看劉奇叫聲賢弟公公媽媽一向好麼劉方擡頭看時却是劉奇把書撇下忙來接住生口牽入家中卸了行李作揖道爹媽日夜在此念兄來得正好一齊走入堂中劉公夫妣看見喜從天降便道官人想殺我也劉奇上前倒身下拜劉公還禮不迭見罷問道尊人之事想已畢了劉奇細

依悳承留門孝義公是有後矣

細說訴前因又道某故鄉已無處容身今復攜骸骨而來欲求一搭餘地葬埋就拜公公爲父依傍于此朝夕奉侍不知尊意允否劉公道夺地儘有任憑取擇但爲父子恐不敢當劉奇道若公公不屑以兒爲子便是不允之意了即使請劉公夫婦上坐拜爲父子將骸骨也葬于屋後地上自此兄弟二人併力同心勤苦經營家業漸漸興隆奉侍父母備盡人子之禮合鎮的人沒一个不欣羨劉公無子而有了皆是陰德之報時光迅速倏忽又經年餘父子正安居樂業不想劉公夫婦年紀老了筋力衰倦患起病來二

子日夜伏侍衣不解帶求神問卜醫藥無功看看待
盡二子心中十分悲切又恐傷了父子之心惟把言
語安慰背後吞聲而泣到公自知不起叫二子至床
前分付道我夫婦老年孤寡自謂必作無祀之鬼不
意天地憐念賜汝二人與我為嗣名雖義子情勝嫡
血我死無遺恨矣但我去世之後汝二人務要同心
歸葬共守此薄產我于九泉亦得瞑目二子哭拜受
命又延兩日夫婦相繼而亡二子搶地呼天號咷痛
哭恨不得以身代替置辦衣衾棺槨其從厚又請
僧人做九晝夜功果超薦入殮之後兄弟商議葬起

甚孝

見全三棺 兩置墳墓

一个大墳要將三家父母合葬一處劉方送至京中將母柩迎來擇了吉日以劉公夫婦葬于居中劉奇遂父母骸骨葬于左邊劉方父母葬在右邊三墳拱列如連珠相似鄉合鎮的人一來慕劉公向日忠厚之德二來敬他弟兄之孝盡來相送話休絮煩且說劉奇二人自從劉公亡後同眠同食情好愈篤把酒店收了開起一个布店來四方過往客商來買貨的見二人少年志誠物價公道傳播開去慕名來買者挨擠不開一二年間掙下一个老大家業比劉公時已多數倍買了一所房子家人兩个小厮動用家火器皿

一个大既心亦好就東小之子一个只不家食反非劉下先生

甚是夭第、那鎮上有幾个富家見二子家業日務少年未娶、都央媒來與之議姻、劉奇心上已是欲得、只是劉方却執意不願、劉奇勸道賢弟今年一十有九、我已二十有二、正該及時求配以圖生育接續三家宗祀、不知賢弟為何不願、劉方答道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此事、況我弟兄向來友愛何等安樂、倘一娶了一个不好的、反是一累、不如不娶為上、劉奇道不然常言說得好、無婦不成家、倘非俱在店中、支持了生意時、畏面絕然無人照管、況且交友漸廣、設有个客人到來、中饋無人主持、成何

小弟有理引劉方加君子之服

體面此還是小事當初義父以我二人為子嗣指望子孫紹他宗祀世守此地今若不娶必然滅絕豈不負其初念何顏見之泉下再三陳說劉方只把言支吾終不肯應承劉奇見兄弟不允自己又不好獨娶一日偶然到一相厚朋友欽大郎家中去探望閒下偶然言及婚事劉奇乃把劉方不肯之事細細說與又道不知舍弟是甚主意欽大郎笑道此事淺而易見他與兄共創家業況他是先到兄是後來不忿得兄先受故此假意推托劉奇道舍弟乃仁義端直之士決無此事欽大郎道令弟少年英俊豈不曉得夫

婦之樂恁般催開尤若不信且教个人私下去見他先與之為媒包你一說就是劉奇被人言所惑將信將疑作別而回恰好路上遇見兩个媒婆正要到劉奇家說親所說的是本鎮開緞店的崔三朝奉家叙起年庚正與劉方相合劉奇道這門親正對我家二官人只是他有些古怪人面前就害羞你只悄地上對他說若說得成時自當厚謝我且不歸去坐在巷口酒店裏等你回話兩个媒婆應聲而去不一時回復劉奇道二官人果是古怪老媳婦恁般撺掇只是不允再說時他唉急起來好教老媳婦們老大沒趣

凡讀此曲，而怵心迁

劉奇纔信劉方不肯是个真心，但不知什麼意故。一日見梁上燕兒營巢，劉奇遂題一詞于壁上，以探劉方之意。詞云：

營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若不尋雌繼殼，巢成畢竟巢還空。

劉方看見，笑誦數次，亦援筆和一首于後。詞云：

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劉奇見了此詞，大驚道：「據這詞中之意，吾弟乃是个女子了，怪道他恁般嬌弱，語音纖麗，夜間睡臥，不脫

内衣連褲了也不肯去酷暑中還穿着兩層衣服原來他却學木蘭所為雖然如此也還疑惑不敢去輕易發言又到欽大郎家中將詞念與他聽欽大郎道這詞意明白令弟確然不是男子了但與兄數年同榻難道看他不出劉奇敘他向來未嘗脫衣之事欽大郎道恁般一發是了如今兄當以責問之看他如何回答劉奇道我與他恩義甚重情如同胞安忍啓口欽大郎道他若果然是个女子與兄成就恩義兩全有何不可談論已久欽大郎將出酒殽款待兩人對酌不覺至晩劉奇回至家時已是黃昏時候劉方

無心不覺小兒劉奇方正一斑

[illegible]

迎着兒他已醉扶進房中問道兒從何處飲酒這時方歸劉奇答道偶在欽兒家小飲不覺話長坐久□中雖說細細把他詳視當初無心時全然不覺是女此時已是有心辨他真假越看越像是个女子劉奇雖無邪念心上却要見个明白又不好直言乃道今日見賢弟所和燕子詞甚佳非愚兄所能及但不知賢弟可能再和　首否劉方笑而不答取過紙筆來一揮而就詞云

營巢燕聲聲叫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瑕何事楚君終不納

何待叫作
有如無已

有心人

劉奇接來看了便道原來賢弟果是女子劉方聞言
羞得滿臉通紅不敢答言劉奇又道你我情同骨肉
何必避諱但不識賢弟昔年因甚如此粧束劉方道
妾初因母喪隨父還鄉恐途中不便故爲男扮後因
父殁尚埋淺土未得與母同葬妾故不敢改形欲求
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得義父遺此產業父母骸
骨得以歸土妾是時意欲說明因思宗事尚微恐兄
獨力難成故復遲遲今見兄屢勸妾婚配故不得不
自明耳劉奇道兄來賢弟用此一段苦心成全大事
况我與你同居數年不露一毫圭角眞乃節孝兼全

事實有此見後況許作事又凡細戒[illegible][illegible]防也

女中丈夫可敬可羨但弟兩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決無視娶之理萍水相逢周旋數載皆為弟見今為夫婦此豈人謀實繇天合儻蒙一諾便訂百年不知賢弟意下如何劉方道此事妾亦籌之熟矣三宗墳墓俱在于此妾若適他人父母三尺之上朝夕不便省視況義父義母看待你我猶如親生棄此而去亦難忍然兄若不棄陋質使妾得侍箕箒共奉三姓香火妾之願也但無媒私合於禮有虧惟兄裁酌而行免受傍人談議則全美矣劉奇道賢弟高見即當處分是晚兩人便分房而臥次早劉奇與欽大郎說了

請他大娘爲媒，與劉方說合。劉方已自換了女裝，劉奇備辦衣飾，擇了吉日，先往三个墳墓上祭告過了，然後花燭成親。大排筵宴，請鄰里，那時鬧動了河西務。一鎮無不稱爲異事，賛歎劉家一門孝義貞烈。劉奇成親之後，夫婦相敬如賓，挣起大大家事，生下五男二女，至今子孫蕃盛，遂爲巨族，人皆稱爲劉方三義村云。有詩爲證。

無情骨肉成吴越，有義天涯作至親。
三義村中傳美譽，河西千載想奇人。